

他是近代以来堪称“最国民”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。他亦是一个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
他如果还活着，到这个秋天，已经足足 140 周岁了。他如果还活着，凝视着于他而言或许总是显得过于“轻松”的当下，可能沉默，也可能轻轻一晒：你们还是不要写我了罢，本是有旁的热闹的。

但我们依旧情不自禁地想趁此机会聊一聊他。在全球愈发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，他依旧是效果惊人的解毒剂，可以让我们的头脑维持清醒，让我们知道，“药不能停”。

他至浩渺而至幽微，举世之博裕多元，人性之阴翳罅隙，尽付辞章，终于成就了不朽的声名。

同时，他的“天才”之外的无情、热情、柔情、温情，又让我们如坠幻彩迷宫，每多发现一面，便多生出一份“离谜底更近一层”的欣喜。

重读鲁迅（1881 年 9 月 25 日 - 1936 年 10 月 19 日），重识鲁迅。从他对中国“病症”的深刻探讨中，20 世纪初那段至关重要的中国历史被触摸；从阿 Q 的“精神胜利法”魏连亘的“孤独自闭”中，我们一壁恐惧着虚妄与现实的高度重合，一壁矛盾地倔强地试图创造新的希望。

我们似乎走出了鲁镇、未庄、且介亭，继而转身扎进天然渴求流量、天然喧嚣沸腾的赛博海洋，兴致勃勃地为“迅哥儿”“大先生”冠上了许多头衔——毒舌眼王，优秀的翻译家、设计师、育儿专家，美食家、旅游博主、行走的大众点评……然而，时至今日，我们真的了解鲁迅吗？

我们需要定一定神。

## 对鲁迅认识的变化

说起来挺有意思的，记者本人初“识”鲁迅，缘于童年的一桩“囧谈”。

某日，电视台播报社会新闻一则：有位粗心的父亲，携子同游动物园。拍照时，将男孩放置狮虎笼旁。禽兽岂辨人间律法道德？利爪伸出，幼儿登时皮开肉绽，鲜血横流。

还没读小学的我被那可怖的画面彻底惊呆了。此后连续数日，父母下班回家忙碌一番，好容易坐定了预备开饭，我总要来一段：“等一歇噢呀！我要跟你们讲桩事体。上趟的新闻里，一个爸爸带小朋友看狮子老虎，结果小朋友被爪子弄得血淋啞



《祝福》插图 丁聪绘。



《风波》插图 丁聪绘。

滴哦，吓煞人了！……”

我的父亲忍了一周，忍不住了。伊摸摸我的头，叹气：依小小年纪，哪能跟祥林嫂一样噜苏啊？

这怎么能叫噜苏呢？这分明是谨慎，是强调“引以为戒”。后来，我慢慢开始看鲁迅的小说了，知道了祥林嫂是谁。而看到《风波》一篇，则不免在心内暗暗“回击”父亲：哼，说我像祥林嫂，我看你是九斤老太，“一代不如一代”，不也是你常说的么？

再后来，幼升小、小升初，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《社戏》《故乡》《藤野先生》《孔乙己》……一篇篇的课文，让迅哥儿的面貌变得更加的清晰、鲜活。事实上，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，大抵都是在语文课上被“后园墙外两株枣树”的周树人残酷征服的，他们两股战战、瑟瑟发抖，做相关阅读理解题的时候，常暗暗向天发问：既生豫才，何必生我？！

再再后来，喜欢读鲁迅的，情愿追着大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鲁迅

